

应典 毕生传扬阳明学



应典(1480-1547),字天彝,号石门,学者称石门先生。侄晋庵云:先生进士出身,有官位于朝,不称其官,而称先生,尊其德也。先生一持精神所注,在五峰书院传扬阳明之学,致其良知。

先生性近迟钝,但志向不凡,强力苦学,至忘寝食,及其思极而通,则表里洞彻,虽聪明敏达者不及。十九岁奉父命,赴南京国子监,从兄鹤邱学,论交四方,闻见益广,三年才归。不久父亲去世,太安人日夜悲伤,勤操家政,如此几年,遂至两眼失明。先生因而倍加努力,正德九年(1514)登唐皋榜进士,授兵部职方主事,更加锐志圣贤功业,志向更为远大。次年,因病告归,过兰溪,问学于一代宗师章枫山先生,因枫山先生而知仙居应南洲,到家即禀

告太安人,不顾山高路险度苍岭拜访,又因应南洲造访黄岩黄久庵。南洲学于湛甘泉,久庵学于王阳明,二人都为入室高弟。湛、王是明学的两大宗,先生获闻二公学问,似乎有以两公之学终其一生之意。应黄二公因先生才德当为世所用,且父母未受封赠,交促入京。正德十三年(1518)改授兵部车驾司主事,最为兵部尚书王琼赏识,命他掌管四司奏事,凡机密大事都委托处理。当时王阳明以金都御史提督南赣军务,请得方便从事。王琼测知宁王宸濠已有反意,命先生起草文件,奏明朝廷同意阳明所请。先生草疏皆中机宜。王琼极为叹赏,为阳明平定宁藩之乱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这时,先生念太安人失明十年,春秋已高,久有归养之意。适遇三年考满,敕赠父承德郎兵部主事,封母太安人,先生说:我的愿望了结了。就托病辞官回家侍奉母亲。

先生归恰遇太夫人金针复明,七十四岁还能抚视凤冠霞帔,喜形于色。他事太安人极孝敬,事诸兄如事父亲一样。三兄煮早粥,抚其二孤珠琅如己子。处宗族敦厚和睦,从兄方塘倡议建宗祠以合族,先生带领诸兄朋捐资,又捐田拾亩以助祭祀,协同方塘捐仕濂所遗公产入大宗祠,如古娄山植木以厚荫,方口塘蓄鱼以备祭,又

与从兄方塘、从侄晋庵等议立祠堂之制,还会同全县乡老增损《蓝田吕氏乡约》在全县推行,以正人心,厚风俗。先生为人忠信诚恳,老同学徐廷扬,乡人陈司训、赵仲立,同僚御史石南仲等,都曾得到过他的真心帮助,但对子弟亲戚以私事祈请,照例峻拒,而及利害关家国天下者,必向前不稍后。

先生辞官养母,太安人则命他求师问友作第一等人,为贤为圣,不愿先生以禄养,而愿先生以志养。奉养之余,先生又与应黄二公论学,二公也时常与先生过往讲切,特别是与黄绾,连年来于澄江和紫霄之间。正德十六年(1521)王阳明从江西归余姚,黄绾往访,回归绕道永康访先生于寿山禅堂,居数月,讲论益深,日有所得。访越时,黄绾已向王阳明介绍了先生,又特地写信推荐先生前往。阳明与先生相见之下,深喜得人,留之数日,领闻致良知之说,得阳明真传,充然有得,归而构丽泽祠于寿山桃岩之下,与程方峰、卢一松等集诸生讲习阳明学,从游者常百余人。嘉靖六年(1527)应典被荐升尚宝司丞,适值母亲去世不赴。这时阳明先生卒于王事,灵柩运回,先生往迎。从此他息心名利,绝意官场,专心一意,与同门有志之士,传扬致良知之学。枫山曾对先生说:吾金华有三大担,弃道傍无人担。自何王金许后,道学无人担,自潘宗后,功业无人担,自黄柳吴宋后,文章无人担。先生听闻,

虽未易轻言,然其志则欲挺身任道学之担。程兆选《重修五峰书院记》曰:迨明嘉靖间,应石门、卢一松,与吾祖松溪、方峰二公,俱以斯道自任,绍王阳明良知之传,即五峰故址而为书院,倡明正学。时郡人如杜见山、陈春洲、陈诚源、吕渊潜诸儒,负笈来游,更相授受。其师友渊源,详载明史。蔡之文献,至是为一再盛,而良知一脉,又五峰之所独盛,非他邑所敢拟也。五峰书院是当时传扬良知之学的中心,而应典无论学识、声望,都众望所归,为当然的盟长,最高的领导者,如是者近二十年。应典一生为传扬致良知之学,倾注毕生的心血。传流至今,他的《诚意章讲义》所阐明的为人为学的大旨,发人深省。如:诚意,毋自欺,戒慎慎独,乃圣贤大紧关头。如果为学为人,徒务外近名,窃取口耳闻见之似,以夸诸人,又或知有身心之学,止模拟想象,不肯为实践下手工夫,则行不著,习不察,自欺之罪,终恐不免。今我同志亦有此病否?谆谆告诫人们,直透大义,反问自心,当知行合一,经世致用。

嘉靖二十六年(1547)应典病重,褥坐门口,对前来探病问侯之人,还拳拳勉以良知之学。等到不会说话,不时转头眼看从侄应廷育,似乎有什么要嘱咐。应廷育一件件历举家中他关切和重要的事问他,他总是摇头。当应廷育告慰他五峰书院的事,一定会牢记在心,处置好时,这才连连点头,慢慢地闭上双眼。时九月二十五日,享年六十有八。

应廷育 尽读古今典籍著书立说



应廷育(1497-1578),字仁卿,号晋庵,曾祖韶,祖行素,父天瑞,永康芝英人。

应廷育出身名门望族,才五岁,随伯兄入家塾,给他书,就琅琅诵不绝声,行立坐卧,书不离手。少即沉静方毅,持重有主见。虽出身富家,但不染纨绔之气,人出入皆轿马,而他徒步而行,粗衣粗食,不尚奢华,终日孜孜苦读。为人持正,不以己之是非人,亦不以人之非而是人。初与从兄弟伯宣、天纯、抑之、克之等同学切磋,后随族叔芝田攻举子业,日夜研修,学贯经史百家,为文作诗文采奕然,与程文德、王麓泉、应桃溪有永康四先生之称。正德十一年(1516),督学巡行至婺,选拔他与程文德、王麓泉,以儒士应漕试。嘉靖元年(1522)春,学使测试,为县学生员第一,秋中举人,第二年登姚涑榜进士,是年27岁。时朝廷选十三道御史和六部给事中,欲求老成持重者,有明确年龄规定。有人劝他虚报年龄以应科道之选,廷育笑而辞谢说:欲事君而先欺君,可乎?竟不赴选。

嘉靖三年(1524)授刑部河南司主事。时值朝廷方争大礼,他据欧阳濮所议,认为实之本有者,丝毫不可减;名之本无者,丝毫不可加。今议者已曲徇其所本无,而争者乃强夺其所本有,胥(都)失之矣。他始终持论公允,不称嘉靖旨意,就以方便孝养父母为由,获准改任南刑部福建司员外郎。父天瑞公不幸去世,庐墓三年,仍以母老,苦乞便养,补南刑部河南司,不久又转江西司员外郎。廷育入刑部为官,明习法律,每当审判定案,必定认真仔细审读犯人供词记录,孜孜为囚犯求生,多所平反。部尚书孟公屡称赞他:敏而不苛,宽而能断,吾曹第一人也!凡大案要案总嘱他办理。他在办案之余,潜心研读典籍律令,总结司法实践经验,著《读律管窥》12卷,一时名声大振。当时,恰遇大盗滕泰罪当大辟,主部者想徇私枉法免其一死,应廷育不徇私情,严格依法办事,严惩不贷。因此主部者深恨廷育,但又害怕他的才名,不敢公开打击报复。于是,表面上更加重用廷育,委任他主管刑部各司奏案,调他主修《南京刑部志》。志成,廷育建言倡议推明律例十事,俱被朝廷赞许施行。主部者因此更加忌恨,暗使阴谋,极力抹黑、排斥。不久流言四起,廷育被降职为荆门市同知,他淡然以对。

在荆门,应廷育被征调署理谷城县事。谷城县治地势险要,向来难治。其时,官民对立情绪严重,交相攻击,人心喧扰不定。他履职时,决不做举发拘捕等激化矛盾之事,专以德惠民,关心百姓疾苦,宽限赋税期限,革除长期累积的弊端,规范政讼,建章立制。一时间讼息政清,不到中午县衙已庭空无人。他闲趋郊区野外,劝民耕稼,或去学宫,谈道讲艺,剖隐析疑。还拆淫祠,兴书院,重教

化。他因天时,乘地利,顺人情,仅仅10个月,民乐业,士向学,谷城出现一派清平和缓的景象。待他离开时,流泪惜别的士民蜂拥而至。

回署荆州,大体也如在谷城,兴利除弊,为民造福,一无积案,政通人和。公务之余,讲学象山书院,远近生员向风奔附,连讲堂外都常常挤满听讲的人。任满,荆州士民勒石刻碑,以铭记他的恩德。不久,升任道州知州。道州之民负担沉重,疲惫不堪,他相时变通,务必与民休息。当时,藩司发银500两买战马,廷育知此只为预备,并非实际用马。为不骤然买马而骚扰百姓,他报马牙郎30人,人报战马一匹,只是按价领银。其他地方因买马搞得鸡飞狗跳,独道州平静如常,民不惊扰。道州是多民族聚居地区,长久以来,民族关系特别是与苗族的关系一直紧张。州治多次遭苗族土司侵掠,官吏不敢抵御,以致土司越来越猖獗。一日,廷育得闻土司又侵掠永明县义家,他立即奋然统率州卫兵追捕,斩获无数。苗族土司受此重创,不再重出侵扰,道州因此得以安宁。他在道州的政绩,与元结、阳城,后先媲美,声名赫赫。廷育不仅善文、懂法,而且知兵,不久,升任福建按察司金事兵备。

应廷育赴福建任,不久因病力请辞官,求之再三,方才获准,时年四十二。从此,淡然再无为官之念,立誓尽读古今典籍。夫人池氏,先30年而

逝,不再娶,萧然一榻,蔬食布衣,日唯静坐一室,取架上之书读之,朝暮不忍释手,怡然有自得之趣。孜孜著述,谆谆讲学,殆不知老之将至。他学求实际,对读书、行事、做人自有独到之见,认为圣人之道,至诚而已,要达到至诚,必须忠信,离开忠信,就不懂得为学的道理。他以程子所言,知如识路,行如行路,取喻,阐明知与行,不断往复深化取得真知的为学之道。他说足之所行既到,目之所识更前,故知之浅者常在行前,而知之深者,却在行后。毕竟归于知前行后,相续以成功也,知行断不可偏废。又在答周岷峰时说,学问、思辨、笃行,皆修道之功也,特别强调存诚慎独,做事不能只追求人看得到听得到的表面功绩,而必须求之于内心看不到听不到的真知和修养。

40年来,应廷育学识贤行声闻远近,不断有高官显宦荐举他再出仕为官,他都辞谢说:吾讲学著书,足以自乐,此外奚求?他一生著作等身,所著有《南京刑部志》《读律管窥》《中庸本义》《周易经解》《四书说约》《周礼辑释》《郊祀考议》《金制要略》《金华先民传》《永康县志》《礼记类编》《史鉴纂要》《明诗正声》《字类释义》《厄言录》《训俭篇》《自叙录》,末年又有《皇明文武名臣录》,未就。万历六年(1578)正月二十六日夷然而逝,享年八十有二。

炎黄历史文化